

楔子

日本 京都

燈火閃動的黑夜中，幾道黑色身影在古色古香的東本願寺御影堂的木造屋簷上快速潛行，另一抹踉蹌奔逃的身影急急屏住氣息，讓自己無聲無息的隱身在一棵枝葉茂密的松樹後方，然而，腰間傷口大量失血，讓她虛弱的透出一絲聲息。

驀地，那幾道黑色身影以不可思議的速度陡然回轉，直奔她而來。

下一秒，她捂住鮮血淋漓的傷口，迅速竄離，鑽入樹影後方的黑暗中，試圖掩飾身影，但追她的人都是同門，她知道自己的生存機會渺茫。

幾次在夜風中來回逃竄，她愈發虛弱，再一次被逼到亭臺時，她咬了咬牙，拉掉單頭黑巾，一頭長長烏絲在夜色中揚起。

緊追不捨的幾名黑衣人也已竄身過來，將她團團包圍。

「跟我們回去。」帶頭的黑衣人以日文冷冷的說著。

「紫一，妳回去，哥會替妳說話。」另一名黑衣人卻以標準的中文勸著，聲音裡的擔心與不捨是那麼明顯。

紫一看著他，卻嘲諷的笑了，以標準的日文回道：「我腰間的傷還是拜哥哥之賜呢，你會替我說話？！」

「哥是不得已的，哥必須大義滅親，妳竟然喪心病狂的殺了師父。」黑衣人以日文回答，聲音帶著濃濃痛楚，一雙明眸卻透著抹冷意。

紫一不由得笑了，她是中日混血兒，容貌精緻出色，輪廓極深，帶了點冶豔，這一笑，美得教人驚心動魄，但開口的聲音卻極冷，「黑十三，我一直當你是親大哥，我們都是孤兒，都拜在師父門下，但從你陷害我殺師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我十六年的親情也如此鏢一恩斷義絕！」話音一落，她咬牙拉出腰間的星形鏢朝他射過去。

同一時間，其他人也朝她射出暗鏢，她險險閃過，也看到黑十三逃過她的星形鏢，她抿緊唇，似是下定決心，身形一轉，迅速將另一只暗鏢射向帶頭的黑衣人，再以日文急道：「鏢裡有隨身碟，有黑十三殺師父的畫面！」

黑十三眼神一冷，射出手腕間的銀爪至對面的屋瓦，身形順勢借力飛去，欲搶下那只暗鏢。

沒想到，她卻再度開口，「真正的隨身碟在我手上。」

他黑眸一眯，身形隨著堅韌銀線在半空中劃出半個弧線，立即轉向掠到她身前，伸手抓住她射出的那只暗鏢，再抬頭，一對上她清澈冷然卻含笑的明眸，他悚然一驚，該死，他上當了！

紫一知道自己失血太多，離死不遠，但她拒絕背負弑師之名離世。

她雙眸鎖著黑十三，以眼催眠，攝動他的腦波，再以日文下指令，「說出你弑師的真相。」

其他人瞬間安靜下來，這是紫一最厲害的催眠術，也可能是她最後一次施展，因為施用一次相當耗費心神，師父總是提醒她不到非不得已，絕不使用，而此時，她已受傷過重……

「師父要將伊一派交給紫一，我不服，師父竟嚴聲指責我心不定，不如紫一冷靜，就連忍者各項的武學功夫亦在她之下……」

黑十三神情呆滯，聲音平穩的娓娓道來他弑師的經過。

紫一緩緩的跌坐在地，奄奄一息的靠著亭臺圓柱，沒多久，她眼前一黑，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第1章

紫一再次醒來，眼前是一片耀眼的紅，有龍鳳花燭、紅喜字兒、紅色百鳥喜簾、紅色鴛鴦喜被，還有，連自己也是一身的紅。

她雖在日本成長，但在得知自己是中日混血兒後，每每在嚴酷的忍者訓練結束的少數休憩時間，她不時的透過網路學習中文，探索中文的世界，也觀看不少古今電影戲劇，想一窺她的父親或母親的世界，所以，她對身上的喜服並不陌生，在一些電影、戲劇節目，甚至一些新人的婚紗照都曾見過，這是古代新娘出嫁才會穿的鳳冠霞帔，就連眼前喜氣洋洋的房間都充斥著濃濃古味，中式的檜木家具，她半坐臥的這張床鋪亦是。

她困惑的再眨眨眼，從床榻上下來，套上那雙精緻的粉紅絲縷繡鞋，蹙眉看著這一室刺目的紅，而窗外已是陽光燦爛。

一切都是靜悄悄的，這是什麼地方？

她閉上雙眼，豎耳凝聽，忍者的聽力訓練極為嚴厲，而她還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屋外，有一道平穩的呼息聲，該是某人熟睡的聲音，還有另一道從右後方快步跑來的聲音，但在更遠處，有幾道腳步聲緩緩朝這兒走來。

「瑩星，瑩星，醒醒，快醒醒！」

屋外，一抹微喘但刻意壓低的女聲響起。

「啊！該死，該死的，鈴月，我怎麼會睡著的？」一道懊惱的清脆嗓音跟著響起，「王妃，王妃——」

「噓，別嚷嚷，瑩星，王妃也許一夜未睡。」

「鈴月，這……什麼意思？對啊，王爺呢？王爺怎麼沒來洞房啊？側、側妃娘娘，呃……瑩星參見側妃娘娘。」

紫一蹙眉，這叫瑩星的女子聲音明顯帶了驚慌不安。

「鈴月參見側妃娘娘。」

這女子的聲音倒是鎮定許多，紫一心想。

接下來，外頭是一陣寂靜。

紫一下意識往門口的方向走去，在經過雕刻精美的梳妝鏡前，乍見鏡中那名粉妝玉琢的女子時，她驚愕的煞住腳步，頓了一秒，快步來到鏡前，瞪視著那張陌生無比的美麗容顏，一眨眼，鏡中的人兒也朝她眨眼。

她心口一窒，猛然想起她已經死了，死在日本京都……

她瞪視鏡中驚愕萬分的容顏，感受著腳踩地的實在感，她摸著自己的臉，有溫度，再招手臂一記，會痛，難道……她附體重活，還穿越到古代？！

她怔怔的瞪著鏡中的自己，這時外面又傳來說話聲——

「妳們兩個丫頭還不知道吧？王爺在我們主子那裡待了一整晚，還跟我家娘娘一起用完早膳才整裝進宮，這會兒，應該已經帶隊前往西北征戰了。」

這是一抹略帶苛薄的清麗嗓音。

「征戰了？那我家主子怎麼辦，王爺就這麼把我家主子丟下了？」

啪的一聲，擱掌聲陡起。

「妳怎麼可以動手打人呢？」

啪！又是一記犀利的擱掌聲。

「鈴月，嗚嗚……妳嘴角流血了。」

這是瑩星的聲音，紫一皺起柳眉，緩步往門口走去。

「妳們兩個賤丫頭，還看不清楚形勢嗎？王爺對這趕鴨子上架的婚事不滿，寧可跟我家主子溫存一夜，也不想跟妳們家主子洞房！」

「就是啊，別提昨晚，這陣子，王爺都是在我家主子那裡過夜的，我家主子肚裡也許已經有了王爺的子嗣，而妳家主子枯等一整夜，也許已經羞愧得服毒自殺了！」

紫一腳步未停，思緒也跟著傳進耳中的話語轉著，所以原主是自殺的？

「呸呸呸，我家主子才不會自殺，她才剛嫁人呢！」瑩星火大的吼了出來。

啪！又是一記擱耳光的聲音。

「全京城誰不知道妳家小姐都還沒進門呢，就開心的四處跟一些閨女說她就是寧王妃，還肩負著替王爺留後的重責大任，真真是不要臉！」

「就是，妳家小姐不只不知羞恥，還是個毒婦，王爺此行打仗，兇險萬分，羌族與金族長期聯手侵犯我國邊疆，要拿下他們，沒個一年半載是辦不到的，但王爺武藝過人，這一仗還是勝算極高，她的留後說，根本就是在詛咒王爺！」

「才不是呢，我家主子是喜歡王爺，鈴月，妳快跟她們說啊！」瑩星急道。

「真的，妳們誤會了，我家主子是個善良的人，她在見過王爺的畫像又聽到老爺說王爺種種的好，如此尊貴的身分還願意領兵征戰，遂心生傾慕，知道要嫁給王爺後，她就努力的調養身體，希望能有個人門喜……」

啪啪啪！

一下又一下響亮的擱耳光聲陡起，嗚咽哭泣聲也跟著響起。

夠了！紫一抿緊唇瓣，打開房門，映入眼中的一幕，讓她不由得蹙緊眉頭。

碧藍天空下，亭臺樓閣的庭園間有五名身著古裝的女子，其中一名珠翠環繞的女子顯然是個主子，她身邊兩名粉衣丫鬟，正對著一對跌坐在地的紫衣丫鬟左右開弓。兩名粉衣丫鬟看到她一身鳳冠霞帔的走出來，隨即目瞪口呆，呼吸都微微一窒，好個天仙美人！

「誰讓妳們停的？！」李芳儀冷冷的嗓音隨即響起。

玉瑜、玉妍頓時回神，繼續揚手擱耳光，啪啪啪……

鈴月跟瑩星被打得臉部紅腫，淚如雨下，好不淒慘。

「住手！」紫一語調平靜的開口。

李芳儀冷笑一聲，點個頭，玉瑜和玉妍這才收了手，退到她身後，跟著得寵的主子，即使她們只是丫鬟，下巴也抬得高高的，不過她們眼中的驚豔仍然明顯，她們真的沒想到新進門的王妃有如此傾國之貌。

李芳儀眼也不眨的看著佔了王妃位置的丁荷晴。

春日暖暖的陽光下，她的臉上無半點殘妝，卻更顯得五官精緻非凡，眉如畫，一雙黑白純淨明眸如碧泉澄澈，姣好的鼻形，粉嫩欲滴的紅唇，在凝脂肌膚的映襯下，美得如夢似幻，漂亮得令人嫉妒，但……再美也只是個棄婦！

她冷聲嘲諷道：「不知我該喊妳一聲王妃還是姊姊？」

紫一直勾勾的看著這個杏眼薄唇，眼角微揚，流露幾分傲慢的女子，她能察覺到她對自己的惡意。

她正要回話，腦海裡突然跳出略顯蒼老的女聲的溫柔提醒——

側妃李芳儀是戶部尚書的庶出千金，這才當不了正室，但她有才氣容貌，加上是李尚書唯一的千金，家人嬌生慣養，並不好相處，妳與她共事一夫，得多寬待些……紫一蹙眉，稍微頓了一下，就見兩名紫衣丫鬟慌亂地起身，快步來到她身前，背對著她，卻是朝著李芳儀雙雙跪下。

「側妃娘娘，我家小姐……不是，王妃什麼都不懂，妳別、妳別……」瑩星急得眼淚落得更兇了，慌亂的看向她心中最聰明的鈴月。

主子最是單純善良，根本不知人間險惡，而這樁婚事雖是皇上賜婚，但老百姓間的議論早就傳得沸沸揚揚，寧王根本是抗拒不喜的，可是，包括最疼愛主子的老夫人，還有景寧侯府的其他人，全都瞞著返回侯府居住待嫁的主子，老夫人是善意，不捨主子多幾日煎熬，但侯府的人卻是惡意欺瞞，怕她得知內情不願出嫁。

「側妃娘娘，王妃自幼與潛心學佛的老夫人在偏僻別莊同住，因王妃先天心疾，老夫人特別寵愛，不對她過多要求，周遭的人事物皆純良，以致王妃性純無邪，很多事都不懂，還望側妃娘娘體恤，不與王妃計較。」

鈴月的口齒雖清晰，但她在說話間扯痛了紅腫的雙頰，淚水壓抑不住的直直落，這樁婚事，老夫人雖不喜，但皇上賜婚，她也無力阻止。

「唉呀，姊姊，妳瞧瞧妳這兩個哭喪著臉的死丫鬟，是把我當成妖魔鬼怪不成，怕我這先來的欺負妳這後到的？兩個丫鬟如此放肆，姊姊妳說說，是不是該教訓教訓？用杖刑如何？打個上百下應該就可以了。」李芳儀嘴角一揚，冷笑道。

上百下？這會被活活打死！瑩星和鈴月簌簌發抖，面色如土的面面相覷，卻不敢回頭看向自家主子，她們知道主子肯定手足無措，她應付不了側妃的。

紫一習慣性的垂下眼簾，掩住心中的複雜情緒。

她是被丟在日本一家孤兒院的棄嬰，一張薄薄的紙上只寫了她的出生年月日，是個中日混血的孩子，還有一個她早已遺忘的中文名字，但她從五歲開始，就被帶進隱密的國家特工營，她沒有名字，只有代號，接受忍者的各種調教，刀劍、幻術、毒藥、暗器等幾近生不如死的殘酷訓練整整十年，她的心志及體能都超乎常人，也開始執行忍者任務。

她所屬的組織以保衛國家安全為第一要務，負責執行竊密、暗殺、偵察等等的任務，但卻是一個見不得光的組織，一旦失敗，也不會有人替她收屍，所以每一次出勤，她都是抱著必死的決心，也從未有人擋在她身前護衛她。

她的目光落在身前跪著的兩名丫鬟身上，她們擔心害怕卻沒逃開，護衛動作明顯。思及此，腦海中有更多原身的記憶湧上，她叫丁荷晴，是景寧侯府嫡出的大小姐，母親難產離世，侯府老夫人將她養在身邊，接著她父親續絃，因此與老夫人不和，老夫人便帶著她到別莊，這一住就是十幾年，直到皇上賜婚，老夫人才帶著她回到侯府，待到她出閣，即返回別莊，稱塵緣已了，不再見外客。

她的兩個貼身丫鬟，鈴月相貌清秀，心思靈巧，瑩星雖然莽撞駑鈍，卻極為忠心，三人情如姊妹，不過兩個丫鬟被教得很好，維持主僕的分際，克盡本分，從未逾矩。老夫人曾說過，若說這兩個丫頭有什麼不好的，就是少了大戶人家一等丫頭那分不卑不亢的氣勢，但這氣勢需要環境養成，在單純的別莊裡是養不起來的。

紫一迅速的消化這些記憶，很清楚自己從今爾後有了新的名字，有了新的身分，她成了丁荷晴。

再抬頭，她看著李芳儀的眼神已然不同。

李芳儀微微蹙眉，她早就派人暗中調查過丁荷晴的事，明明是一個天真單純、善良可欺的人，此時又怎麼會有一雙冷豔的眼神？

丁荷晴面色清冷的道：「鈴月，瑩星，站起來，退到我後面。」

聞言，兩人皆是一愣，飛快的回頭仰看，在看到主子沒有溫度的眼眸時，又是一呆，動也沒動。

丁荷晴瞥見兩人的眼神，暗暗做了一個深呼吸，收斂己身的冷峻氣息，轉而看向李芳儀，語氣仍舊平靜地道：「側妃既然喊我一聲姊姊，怎麼不知該屈膝行禮？更甯提言行間充滿高傲，這是不是放肆？是不是也該杖刑百下？」

李芳儀先是一怔，隨即又冷笑，「是，雖然王爺未入姊姊新房，但確實是拜了堂的，論輩分，妹妹是該行禮，可是王爺也發話，一旦功成名就，休妻就是他要的賞賜，姊姊說說，我就算放肆又怎麼了？妳不過是個下堂妻而已。」

鈴月跟瑩星臉色煞白，紅腫的雙頰更為明顯，但她們不敢插話，只是憂心忡忡的看著主子。

「放肆又怎麼了？」丁荷晴重複她的話，然後笑了，這一笑是千嬌百媚，她越過兩個跪地的丫鬟，一步步的走近李芳儀，「既然他尚未功成名就，我就仍是他的正妃，就有資格管妳這個側妃。」

她眼神一冷，右手揚起，啪的一聲，李芳儀眼前一黑，臉兒一偏，嘴角滲出血絲。她捂著紅腫發痛的臉頰，不敢相信的瞪著丁荷晴，玉瑜和玉妍驚到目瞪口呆，瑩星跟鈴月也是嚇傻了。

「妳竟敢打我？！」李芳儀兇惡的揚聲怒罵，「妳當真以為妳是王妃？妳根本是個笑話，是京城的大笑話！」

丁荷晴明眸一眯，看著她臉上殷紅的五指印，「是不是笑話是我的事，但我身後那兩個丫鬟是我的人，日後，誰敢再動我的人，我就動誰，明白了？」

「妳、妳、妳——」李芳儀不是不想撻狠話，而是眼前這雙明眸突然森寒凜凜，她被震懾得說不出話來。

丁荷晴的目光隨即落到她身後那兩個神情驚慌的粉衣丫鬟身上，同時間，她腦海中原身的記憶不時湧上，有些很跳躍，有些很片斷，她知道她勢必得花一段時間消化重組，但事有輕重緩急，眼下，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「妳們兩個，立刻去把王府最大的管事給我找來。」

「我們……」

被點名的玉妍、玉瑜互看一眼，再吞嚥了口口水，對上丁荷晴那雙沒有溫度的清亮眸子，身子不由得瑟瑟發抖，吭也不敢吭一聲，嚇到壓根忘了要先請示自家主子，急急的轉身就跑了。

李芳儀倒抽一口氣，猛地一回頭，見兩個丫鬟拔腿快跑，她氣得咬牙切齒，回頭朝丁荷晴怒道：「妳這個下堂妻竟敢指使我的丫鬟！」

「再開口，我直接拔了妳的舌頭。」

她心口一窒，怔怔的瞪著丁荷晴，不敢再開口，那雙冷漠雙眸，那不帶任何情緒的冷絕嗓音，告訴她，她不是開玩笑的！

可她不懂，據她所知，丁荷晴明明單純可欺，怎麼現在卻像完全變了個人似的？沒多久，玉妍、玉瑜去而復返，身旁還跟著一名看來就精明幹練的中年男子，他一襲黑袍，眼神睿智。

何誠上前拱手，先後向王妃及側妃躬身行禮，再向王妃介紹自己，「小的何誠，是寧王府的大總管，不知王妃有何吩咐？」

他半躬著身，微微垂眸，但犀利目光早已掃過兩名相貌皆出色的主子。

寧王在出征前早已交代，府中兩個女主子要怎麼鬥都隨她們，只要不出人命就好，他自己對趾高氣揚的李芳儀早已看不慣，對剛進門的王妃也沒好感，她是皇后及內閣首輔劉閣老等擁戴大皇子為太子的一派，趁著皇上臥病在床，使計頒布賜婚聖旨，硬塞給寧王的妻子，而寧王刻意不進洞房，已有休妻的打算。

丁荷晴直視著何誠，見他垂眉斂目，態度看似恭敬。但身為殺手，她識人敏銳，很快就看出他不喜歡她！她冷冷一笑，「何總管免禮，我只想問，王爺出門征戰，我是否就是府中最大的主子？」

「是的，王妃。」何誠點頭。

「那便好，馬上找個大夫過來看看她們的傷。」她下了第一道指示。

何誠一愣，看向站在另一旁的兩名丫鬟。

「王妃，不用，真的不用……」瑩星、鈴月嚇壞了，她們是奴才啊，陪嫁過來，老夫人也耳提面命許多次，就算她們會受委屈，但絕不能給主子添麻煩。

「丁荷……」李芳儀覺得荒謬，正要上前開口怒斥，卻在對上她那雙含著危險的眼眸時，她不自覺打了個寒顫，閉口了。

丁荷晴再看向何誠時，眼中只有沉靜，「去吧。」

他拱手退下，心裡卻相當疑惑，他本以為被找過來後，王妃會先抱怨王爺的不告而別或是發表什麼長篇大論，沒想到竟是替兩名丫鬟找大夫？

不得不說，不管此舉是否虛假，他對她都高看了一些。

何誠真的找來大夫看了兩個丫鬟的傷，再恭敬的問了丁荷晴，確定沒有其他吩咐後才離開。

此刻，在雅緻又不失奢華的廳堂內，驚魂未定的鈴月跟瑩星，手上拿著價值不菲的冰鎮消炎藥膏，仍有一種置身夢中的不真實感。

還是聽到主子開口要她們抹藥，兩人才驀然回神，替彼此上藥，原本火辣辣疼著的臉頰，抹上清涼的膏藥後，疼痛頓時舒緩。

她們敷好藥，再齊齊看向氣定神閒喝著茶水的主子，主子頭上華麗的鳳冠已取下，她身上仍是那襲昂貴嫁衣，只是，這主子變得好陌生，尤其剛剛與側妃的應對，讓她們迷惘駭然又不知所措。

丁荷晴擅長察言觀色，透過原身的記憶，她知道原身就是隻單純的小白兔，偏偏她這名新住戶是個來自現代的忍者，煞氣及殺氣過人，不過，由於忍者也有變臉訓練，得以出任各種任務，她也曾扮過風騷的妓女……

不必回想，那些日子太遙遠了。

她在心裡跟自己對話後，放鬆臉部肌肉，朝兩個嚇壞的小丫鬟微微一笑，黑白明眸綻放純淨光芒，這是原身最常有的表情。

「妳們別怕我，這是我出嫁前一晚奶奶特別教我的，說是一開始若沒在寧王府建立威信，我這王妃會被看不起，妳們在府裡的日子也會難過。」這當然是謊話，出嫁前一晚，景寧侯府的老夫人是讓她看春宮圖冊，要她好好伺候寧王，博得他的歡心，她在王府的日子才會好過。

瑩星這才鬆口氣，隨即，她忍不住又道：「可是小姐……不對，王妃是怎麼辦到的？那個眼神好冷啊，我都做不來。」

鈴月則是依舊蹙眉看著主子，她沒有瑩星那麼粗線條，主子變得實在太不一樣了。「我私下練習很久，怕妳們嚇到，不敢讓妳們知道。」丁荷晴含糊解釋，就以累了為由，回房休息。

接下來的日子還算平靜，丁荷晴將規模極大的寧王府走了幾遍，在腦海裡畫了地圖，也慶幸原身記憶都在，她原就聰慧，不到幾天，就搞清楚自己的未來堪憂，絕對是棄婦的命運！

所以，她也找了何誠問府裡的一些人事，但鑑於何誠太過油條，他的回答都避重就輕，幾近敷衍，她不得不對他施行催眠術，才能問到她想知道，甚至她沒想知道的重重祕辛。

寧王，其實是東鷹國的五皇子朱靖，他文韜武略，俊美出眾，也是皇上多名兒女中最出色的，即使如此，整座王府裡，除了她這名正室外，也只有側妃一名，以古代男子而言，他對於女色相當克制。

近半年來，皇上龍體欠佳，太子未立，朱靖身為皇上最寵愛的妃子所出的皇子，沒被立為太子，反而被派去西北征戰，也是權力鬥爭下的結果。

按東鷹國律法，該立皇嫡長子為太子，但大皇子品性不端，為人殘暴，動不動就殺奴洩憤，皇上也無心立他，反而在生病後，封朱靖為寧王，此舉引發皇后不滿，爭取外戚劉閣老等一些朝臣支持，卻將朝中百官分裂成兩半，另一派擁寧王，讓政治更加腐敗。

東鷹國原就不是太平盛世，在爭權奪利的內憂下，外患更是從零星的越界搶劫，逐漸演變成大患，最後不得不派兵前往討伐。

內閣首輔劉閣老乃三朝元老，在朝中黨羽甚多，在朱靖愈來愈嶄露頭角，又見一些朝臣在皇上封朱靖為寧王後，開始見風轉舵巴向朱靖，他與皇后驚覺情勢不妥，急急聯合己方的朝臣勢力向皇上請奏，由寧王領兵征戰，一旦立下戰功，被扶持為太子，也有依仗，大皇子也能心服口服。

然而，戰場上可是生死一線，死了，縱使擁有滔天戰功又如何？

劉閣老八面玲瓏，很會做人，同時說服皇上指婚，讓寧王成親，有了正妃，在出征前留下子嗣，就算有意外，也不致斷了寧王血脈。

皇上病體虛弱，無力回天，朱靖不得不接軍令，接下來，皇后又獨排眾議，從眾家閨女中選了景寧侯府的嫡長女丁荷晴為寧王妃。

丁氏也是百年世族，但聲名狼藉，族人中多有貪官汙吏，丁荷晴的父親有三妻四妾，多名兒子不學無術、只思玩樂，幾個嫡庶姊妹心機皆深，嫁入哪戶人家，莫不讓該府雞飛狗跳，是京城有名的惹禍家族，不受歡迎。

皇后不在乎世人觀感，替朱靖選了這門親事，根本就是添堵，給朱靖找不快。

她也會做人，先是讚美景寧侯府的老夫人長年學佛，親自教養的丁荷晴是個善良單純、知書達禮的女子，絕對能擔負王妃之職。

姑且不論丁荷晴有沒有如皇后說的那般好，就她身後惹禍不斷的丁氏家族，就讓人不喜，更甬提皇后、劉閣老等重臣發揮三寸不爛之舌，生病的皇上無力也沒體力駁

斥眾口，這樁婚事就這麼定了。

於是，朱靖火冒三丈的接了旨也拜了堂，但洞房夜，他讓新娘獨守空閨，而後天一亮就出征，以行動召告天下，他只當她是擺飾。

一個出色的男人被迫娶妻，還要他當種馬，丁荷晴將心比心，她若是朱靖，也無法善待新婚妻，這樣的婚姻怎麼會幸福？

此時，她靜靜的坐在梳妝鏡前，凝睇著鏡中那張嬌滴滴的水靈臉孔。

回憶起原身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一幕，她也無言。

原身不吃不喝等了丈夫一夜，從一開始端坐在床榻，到後來疲累的靠坐在床側，但她仍然不敢睡，屋外有任何風吹草動，她都緊張萬分，一夜的精神緊繃，讓心臟原本就有問題的她，就此一命嗚呼，連喊人的機會都沒有。

「接下來，妳要怎麼過日子？」她反問鏡中的自己。

拿張休書走人？可以，但沒有錢萬萬不能，一定得要足一大筆，當然，如果寧王不幸戰死，有王妃這個身分也不壞，她便決定留下來。

只是何誠說了，這場戰爭恐怕得耗上一年，一年足夠她做很多事，但賢妻良母絕不在她的選項內，她得未雨綢繆，總不能坐吃山空，她得找個事業，自立自足。

她在現代是忍者，走南闖北的出任務，如同古代的暗衛死士……或許，她也可以靠這一身功夫在古代生存？

反正這條多出來的命是老天爺給的，總不能什麼都沒做就白走這一遭，只是，她需要一些武器。

她思索一陣，步出屋外，守在門口的瑩星跟鈴月立即跟在她身後。

「王妃，妳要去哪裡？」瑩星有些急切的問道。

「庫房。」丁荷晴嫣然一笑，一個王爺的庫房，肯定有許多好東西。

西北邊疆號角急響，東鷹國上萬名精兵拔箭上弦，箭雨齊齊落在敵對的上千名騎兵中，接下來，兩軍就近對戰，震天的慘叫聲，馬的嘶鳴聲、鐵蹄聲，金戈交鳴聲不斷。

城垛上方，東鷹國的旌旗飄飄，卓然偉岸的朱靖穿著一襲黑甲戰袍，紅色披風在風中飛揚，他一雙如鷹隼般銳利的瞳眸俯視下方的戰局。

在他身後站著一排高大挺拔的將領，他們也定睛注意著戰況，屍首肢塊四散，一片血腥，但眾人表情不變，堅毅的目光隨即又落到朱靖的身上。

他是他們東鷹國的戰神，為了上陣指揮，刻意留了一臉落腮鬍，遮住丰神如玉的容顏，但舉手投足間，都有一股不容忽視的天生貴氣。

這一年來，不管是炎熱的夏季或白雪紛飛的冬季，驍勇善戰的他運籌帷幄，親自領兵衝鋒陷陣，狠挫敵方銳氣，奈何敵方善用地勢打游擊戰，其他外族又乘亂進攻邊境，如此來回，征戰整整一年，而眼前是最後一場戰役，是敵方潰散逃逸後，不甘心的烏合之眾的最後反撲，他們都清楚，這只是頑強抵抗，不足為懼。

果不其然，戰場上傳來了士兵們打勝的振臂歡呼聲。

朱靖仍是一臉冷靜，示意後方幾位將士做後續的整兵、清點傷者及俘虜、沒收兵器等事。

不久，夕陽緩緩落下，無數的火把照亮夜空。

朱靖步下城垛，回到駐紮的營地，身後跟著的是蘇晨光，他是朱靖麾下的貼身大將，也是從小與朱靖一起長大的好友，出身鎮國公府，還是一名世子爺。

兩人前後步入燈火通明的營帳，朱靖坐下，讓鬍鬚遮了大半的臉上，未見戰爭結束的喜悅，蘇晨光俊逸的臉上亦然。

他們雖在這裡征戰一年，但國內的事，也有暗衛定期來報，尤其是某些特別希望寧王戰死的人，所以這一年那些人也很忙，戰場每有捷報傳回京城，這些人就得密會想著怎麼對付寧王。

然而，暗衛無法全數掌握到這些人，尤其是劉閣老跟皇后，這兩個老奸巨猾的惡人防得密不透風，最讓他們忌諱。

「靖，我說你……」蘇晨光大嘆一聲，「皇上病是好了，但皇儲之位，眾皇子都有野心，有的養兵自重，有的養謀士出謀劃策，他們的勢力及能耐本就低你一截，這回你立下戰功，這凱旋回來的路恐怕不平靜。」

兩人在外，於公，一切以紀律為重，他不逾越本分，但兩人獨處，就能沒大沒小。事實上，這個問題，他們至少私下討論了半個月以上。

朱靖微微頷首，「兵分二路吧，只是，回去的路恐怕又是另一場惡戰。」

他厭惡戰事，但不得不參與，就如同兄弟間，還有皇后、劉閣老等人伸手干涉立太子一事，讓東鷹國的朝政難見平和，只有爾虞我詐，想要他這條命的人也變多了。蘇晨光真的同情這個太過出色的好友，但他也清楚，他絕不會讓好友獨自面對。

三日後，朱靖率大軍拔營，準備凱旋返國。

大軍一路前行多日，在一驛站短暫休息再出發，即一分為二，朱靖改坐馬車，由蘇晨光帶著百名精銳侍衛策馬隨行，往另一條山路而行。

車內，朱靖沒有束冠，仍是一臉鬍子，一襲簡單的窄袖黑袍。

一行人再行駛數里，行經兩邊高聳的峽谷，風呼呼的吹刮著，寧靜的氣息透著一股詭譎，僅有馬蹄及車輪聲在空曠的山谷間迴響。

為首的蘇晨光回過頭，以眼神示意眾人小心謹慎，而馬車居中，後方還有侍衛隨行，將寧王護個紮實，每個人眼觀四方、耳聽八方，策馬快速經過山谷時，四周早已埋伏的上千名蒙面黑衣人已經拉滿弓，箭矢已在弦上。

當代表放箭的手勢出現時，屏息以待的他們一一放手，咻咻咻一上千支羽箭發出刺耳的破風之聲，瞬間，天空黑壓壓一片，箭雨遮天。

「保護王爺，快！」蘇晨光臉色大變，大吼一聲。

其他人也迅速拔劍打掉箭矢。

然而，更多蒙面黑衣騎士如鬼魅般欺近，他們手執刀劍迅速圍繞而上，緊接著兩方交戰，刀劍相擊的鏗鏘聲此起彼落，多人中箭慘叫落馬，鮮血飛濺。

蘇晨光揮劍拚命殺敵，但馬車內靜悄悄的，這讓他心裡忐忑，朱靖從來就是一個會正面迎戰的人，「你們快掩護我，我要進車內。」

其他侍衛拚死上前掩護，蘇晨光踉蹌的邊打邊跳上馬車，卻見朱靖全身無力的癱軟在車內，但他的手……他竟持刀刺傷自己的腿？

蘇晨光立即丟掉仍滴著鮮血的劍，衝上前急切地問道：「你做什麼？」

「馬車裡的茶水，被下了軟筋散，藥是塗在壺嘴上……」朱靖視線模糊，意識也逐漸模糊，他聲音虛弱，只能拿刀子刺腿，以疼痛逼迫自己保持清醒。

「該死，我們已經小心再小心，那些人怎麼那麼奸詐，太可惡了！」蘇晨光粗咒一聲，見好友那鮮血淋漓的腿傷，連忙從衣服下襬撕塊布替他繫緊。

「外面怎麼樣？」朱靖忍著痛楚問。

「不好，他們人多，坐穩了，我駕車帶你突圍。」

蘇晨光讓他靠坐，再將幾個軟墊塞在他四周後，直接抓起劍劃破車簾，再縱身跳上駕駛座，一手緊抓韁繩，策馬直奔，其他侍衛陸續奔上前護衛。

只是，對方來勢洶洶，個個身手頂尖，人數眾多，還有不時射過來的飛箭，迫得他們不得不邊打邊退，在一道箭雨又飛過來時，眾人拚命打飛箭矢，然而，其中一支長箭卻直直射進車廂內，噗哧一聲，射中朱靖的腹部，他身體一震，左腹湧出的鮮血立即濡溼身上的黑袍。

蘇晨光掠身進入，臉色一白，大吼一聲，「王爺中箭了！」

車外的侍衛紛紛往馬車齊聚過來，一邊執刀殺敵。

「靖，你先忍忍。」蘇晨光果斷的一把折斷礙事的箭羽，將臉色慘白的朱靖斜揹起來，再跳下馬車，侍衛們立即上前掩護他們，焦急的邊打邊移動，慌亂看著前方那片黑漆漆的森林。

眾人眼中都有猶豫，這座森林人跡罕至，離京城還有一長段距離，由於林木生得密集，每一棵皆高聳入天，只能有些微的陽光灑落，走在林蔭間容易迷路，誤入者幾乎沒幾個能活著出來，一向有鬼魅森林之稱。

但他們根本沒有選擇！蘇晨光一咬牙，帶頭揹著幾乎要失去意識的朱靖衝進森林，其他侍從也快速跟上，而那些刺客也紛紛跟進。

第2章

接下來，雙方是一陣你追我跑的逃殺，從最初此起彼落的慘叫聲，一直到久久一次的哀號，終至恢復死寂的平靜。

此時的鬼魅森林透著微光，不到一片漆黑，視線勉強還算清楚，然而森林中一直有飄忽的氤氳霧氣，時而繚繞，時而湧動，來來去去，相當詭異。

在森林深處，一棵高聳入天的大樹前方，有一處可以擋風遮雨的天然洞穴，朱靖正虛弱的斜靠在洞口。

原本在他身旁護衛的親兵侍衛死的死、傷的傷，到最後，連蘇晨光都不得不將他放下，跟其他倖存的侍衛將那些窮追不捨的刺客們引開。

隨著時間流逝，他中的軟筋散的藥效退了些，雖然他仍然無法使用功力，但也能踉蹌的撐起自己，在林蔭間找個較好的藏身之所，並在經過的樹上留下暗號，讓蘇晨光等人可以找到他。

但已過去兩個時辰，他遲遲等不到其他人來。

驀地，遠遠的，有一抹身影往他這裡跑來。

是敵是友？他喉頭緊縮，半眯著眼，終於看清那是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，模樣狼狽，神情慌亂，還不時的回頭看，但他並沒有看到對方身後有人……

不對，有一個人！一道疾如閃電的身影在林蔭間迅速飛掠。

就在那名中年男子驚慌胡亂逃竄的身影直奔向他時，下一瞬，中年男子突然瞪大了眼，他的喉頸間被抹了一條紅線，刺目鮮血噴濺而出，他仆倒在地，鮮血直流的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接著，從容的腳步聲響起，朱靖一抬頭，就見一名蒙面黑衣女子迎面走向他。

她非常嬌小，一身窄袖束身上衣襯托出她玲瓏有致的身材，但她的下身卻是一襲寬褲，褲子兩旁還各有四、五個口袋，裡面顯然都裝了東西，看來鼓鼓的，她的腰上還掛著一柄長長的彎刀。

在他打量自己時，丁荷晴也在打量著他。

束髮的他一臉落腮鬍，臉色蒼白，卻有一雙精銳又湛然的瞳眸，身上還有一股讓人敬畏的天生威勢，她看不出他的年紀或相貌，目光繼續一路往下移，在他腹部近腿的尷尬部位插了一支像是折斷箭羽的箭桿，該處的黑袍已被血染到溼透，另一條腿上綁著布條，也浸染了血漬。

兩人靜靜打量彼此，誰也沒動，誰也沒開口說話。

突地，四周一暗，像是陽光被雲遮蔽，一陣涼風隨即拂來，寧靜的林間立即響起一片葉片敲打的沙沙聲。

丁荷晴仰起頭，雙眸微眯，從幾抹透著微光的枝桠縫隙看向天空，雲朵飄浮的速度加快，雲層變厚，起風了，不久就會下起傾盆大雨。

她低頭注視地上的屍體，為了追殺這個騙財騙色還害了幾條人命的渣男，她不得不跟著闖進這座大多數人都不敢踏進的鬼魅森林，沒想到這座森林還真的不簡單，除了過於密集的林木外，這裡的地形，一邊是山谷，另一邊卻是腹地極廣的峽灣，太陽一遇溼氣就容易起霧，一旦迷失方向，只能困死在這裡。

暫時是走不了了！她的目光再度落在靜靜看著自己的男子身上，「等一會兒會下大雨，我待在這裡，希望你別介意。」

朱靖聽著她年輕而清冷的嗓音，搖搖頭道：「這地方不是我的。」

「是你先找到的。」她平靜的說完，就在洞口的另一端坐下來，那具死屍就躺在不遠處，但她像沒看到一般。

他凝睇著她，腦海中迅速思索著，蘇晨光跟其他人可能凶多吉少，她看來身手極好，如果他付重金請她出手去救他們，也許可行。

「姑娘可在林中見到其他人？」他問。

「沒有。」她的語氣淡漠。

難道……不可能！蘇晨光的功夫只差他一截，任何人要擺平他都不容易，他別自己嚇自己，他深吸口氣，卻因此牽動腹部傷口，忍不住逸出呻吟。

但丁荷晴看也沒看他一眼。

「姑娘可有把握離開這座森林？林中一直有一片飄忽的氤氳霧氣，也許是有人施了幻術……」

「不是幻術，只是地形跟溫度的關係，要離開也不難，只要月亮出來就可以。」她的口氣仍舊平靜，忍者要學的太多，就連擺陣製造幻術也是其一。

朱靖不是很清楚她的意思，但感覺得出來她並不想多談。

他突然想到，自己蓄留的大鬍子所遮掩住的出眾容顏，那在蘇晨光口中，任何女子看了都心動的俊顏，她若見了，對他的態度會不會有所不同？

然而此時，他也只能選擇安靜，刺紅的鮮血仍汨汨地從腹腿間的傷口流出，一直抽疼著，暖黏的血染溼了地面，但他因失血過多，整個人虛弱到無法起身處理傷口。

由於他就坐在洞口，空氣中一直有股濃重的血腥味。

丁荷晴蹙眉看向他，他不怕失血過多而死？

朱靖對上她困惑的眸，苦笑道：「我中了軟筋散，只能勉強撐到這裡，再加上失血

過多，實在沒力氣起身。」

她擰眉，目光落到他身上的兩個傷處後，陡然起身。

他看著她消失在森林處，沒多久，她回來了，雙手抱了不少枯枝，還有一截有著褐色葉片的折枝，她將這折枝先放在一旁，隨即將枯枝堆放好後，動手生火，讓略微陰暗的洞內頓時明亮許多。

「姑娘，此舉恐會引來追殺我的殺手……」

「我會解決。」丁荷晴走到他身邊跪坐下來，傾身看著他的兩處傷口，目光定在中箭的傷處好一會兒，喃喃自語道：「必須拔出來。」

他看著她微側低著頭，長長的髮辮落在胸前，即使他身上的血腥味極重，他仍聞得到她身上淡淡的青草香，不知怎地，他脫口問道：「妳不擔心我是壞人？」

「我殺了人，你看見了。」她頭也沒抬的回答。

意思是，她才是壞人？朱靖突然想笑。

她坐直身子，從腰間束帶內拿出一柄極小的短刃，拔了刀鞘，再次靠近他。

他看著她俐落的來回甩動短刃，他中箭處的袍服及貼身黑褲的布料已飄落在地，他的大腿與腹部交接處便裸露出來，中箭的撕裂傷口清楚可見。

他抬頭看她，就見她那雙如靜夜璀璨的星眸依然平靜無波，他既震懾於她靈活高超的手上功夫，也驚愕於她的冷靜。

男女有別，他裸露的地方算是相當隱私，已近胯下，他雖然看不到她的臉，但就她的身形及那雙眼眸，她應該相當年輕。

丁荷晴的寬褲共有八個口袋，這是仿現代忍者褲，每一個口袋裡都有東西，有乾糧、小水壺、暗器，甚至是逃命用的毒藥、迷藥及煙霧彈。

她從一個口袋裡拿出一塊白布捲起來後拿到他嘴邊，「咬著，我要拔箭。」

「不必，我撐得住。」

丁荷晴瞧了臉色蒼白的他一眼，點點頭，將白布放回口袋，再度起身，將先前摘來的折枝葉片一一摘下，再從另一個口袋拿出小巧的水壺，將葉片略微洗淨，放入口中咀嚼。

朱靖困惑的看著她的一切舉止，沒想到她再蹲回他身前時，小手抓著折斷的箭桿，一把就將箭拔出，在他因痛楚而悶哼一聲時，她已及時閃過噴湧而出的鮮血，將咀嚼過的葉片吐到手中，迅速的塗抹在他的傷處。

一陣劇痛瞬間襲來，他極力緊咬著牙，但還是忍不住又悶哼了一聲，再看向她，仍是一雙平靜無波的眼眸，她到底是何方人物？

她能毫不猶豫地拔出斷箭，再迅速上藥，動作熟悉得像做了上千次，他無法想像她過著怎麼樣的生活，她是殺手？

雖然從小養尊處優，但為了練武，他吃的苦、曾經受的傷都不少，他絕不是一個怕痛的人，但這種像被數千數百隻螞蟻咬噬的痛感，令他額頭都冒出了冷汗，而且傷口愈來愈痛，他下意識想伸手將藥草撥掉。

「別動，這種野生紫葉草可以很快的止血。」丁荷晴連說話的語調也是平靜的。

朱靖定睛一看，果真，傷口慢慢止血了，痛感也舒緩下來，她隨即從另一個口袋裡拿出一捲布條，俐落的包紮傷口，接著處理他刺傷自己的刀傷，慶幸的是，這個傷口已不再流血。

「妳是大夫？」見她都包紮好後，他開口又問。

「不是，只是為了活命，認識一些特殊草藥。」她淡淡地回道。
聽來她的生活充滿危險，他深吸口氣，「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若朱某有幸脫困，定當回報。」

「不必，若不是為了等月光，我不會在這裡停留，更不會救你。」她話說得冷漠，隨即走出去，再回來時，她沾血的雙手已洗乾淨。

他其實口乾舌燥，卻見她已經坐下，靠著洞口閉眼休息。

他看著已包紮好的傷口，終究抵不過對水的渴求，他試著扶著壁面起身，卻是一陣暈眩。

「如果我是你，不會在這時候走出去，」丁荷晴仍舊閉著雙眼，口氣仍是不緊不慢，「那片白茫茫的霧氣繚繞，在密密麻麻的林蔭中忽東忽西，讓人猶如置身幻境，只要驚慌逃竄，失了方向，最後只會體力不支，渴死或餓死，而且就快下大雨了，勸你還是耐心等待著。」

身為忍者，她從來只知聽命行事，只是她天生多了一份良善，也斬不斷七情六慾，才會沒了防備，斷送自己的生命。

對這名男子，她是多事了，但要什麼都不說的看他送死，她也做不到。

清冷的嗓音迴盪在山洞內，卻讓朱靖的心頭一暖，他感覺得出來，她是個外冷內熱的性子。

「我只是口渴，想找水喝。」

他的傷口雖疼，但含笑的低沉嗓音清楚的告訴她，他沒那麼不知好歹，想找死。

丁荷晴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才從口袋裡拿出已裝滿乾淨溪水的小水壺，起身走到他身邊拿給他，再從另一個口袋拿出一個紙包，裡面是她刻意買來當乾糧的硬肉乾，追那個狡兔三窟的渣男多日，也只剩一小片，而後她轉身回到原位坐下，再度闔眼休息。

「謝謝。」朱靖沒有拒絕，仰頭咕嚕咕嚕的喝了幾大口水，但一咬那硬死人不償命的硬肉乾時，他實在難掩驚愕，猛地看向動也不動的她。

他很難形容此時的心情，就算行軍打仗，他也不可能吃到這種東西，她到底過著怎麼樣的生活？他對她愈來愈好奇，更想看到她的容貌。

但也只是想想而已，他緩慢而安靜的將那硬如石板的肉乾艱難的和著水吃下，注視著洞外那些詭異的白霧來回飄忽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身體的傷及疲憊讓他不由得闔上眼眸，沉沉睡去。

同一時間，傾盆大雨宣洩而下。

朱靖這一睡極久，直到被滂沱大雨聲驚醒，洞外早已是一片漆黑，他本以為只剩下他一人，但洞內火堆上的火仍燒得熾烈，而一抹嬌小身影就貼靠在洞口的牆面，面向外的注視著黑漆漆的森林。

像是感受到他的目光，她突然轉過身來，在火光照射下，他清楚看到她臉上仍蒙著黑巾，莫名的，他感到非常失望。

丁荷晴走向他，「吃吧。」

朱靖再眨眨眼，這才注意到她手中的兩顆野果，「我一顆，姑娘也吃一顆。」

「我吃過了。」她平靜的說完，再度走向原來的位置坐下。

他連謝謝都還沒來得及說……他靜靜的看著她一會兒，這才開始吃起略帶酸澀的野果。

兩人靜坐好一會兒後，他試著跟她攀談，甚至問及那具消失在洞口前的屍體，她卻沒有任何回應，他只能閉口。

朱靖完全沒想到，他會跟她困在這山洞裡多日。

時值春夏交接，一連帶來幾日的狂風暴雨，他們被迫往洞內移動，也好在氣溫漸漸回暖，再加上有火堆，入夜或清晨不致太過寒冷。

相處的時間長了，朱靖發現她不太愛說話，總在雨勢稍停時來來去去，有時撿枯枝，有時找了藥草，同樣是以咀嚼方式為他上藥。

軟筋散的藥效早已過了，但他傷的地方讓他不好使力，連站起身來都難，他算是人生頭一回品嚐到廢物的滋味。

她會定時拿水給他喝，很多時候，他們都是吃野果果腹，偶爾她不知道到哪裡抓了魚或鳥，會烤來吃，她處理的動作相當俐落，彷彿已經這樣做過千萬次。

他曾好奇詢問，但她只是靜靜的做事，或是坐在洞口閉眼小寐，雙手環胸，帶著警戒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朱靖也慢慢歇了對她的好奇，很多時候，他就跟她一樣，注視著洞外恣意肆虐的風雨，要不就是在風雨停歇時，凝睇著在林蔭間未曾散去的詭異雲霧。

他時睡時醒，甚至不是很清楚他們留在洞內已經幾天了。

但他知道他的樣子一定很可怕，原本就一臉落腮鬍，一身髒汗，早沒了貴氣，再加上幾日未淨身，身上也有血腥味，那味道連他自己都快受不了，反之，自由進出山洞的她，似乎找到地方淨身，每回她靠近自己，他都能聞到她身上令人舒爽的青草味。

但他沒開口要求她帶他去，不管是不是為了等月光，她能為他張羅食物跟水，甚至照顧他的傷，他已經很感激，何況，她不知他的真實身分，甚至不曾見過那張讓多少姑娘們傾慕羞澀的俊美容顏，如此照護他，並無所圖。

蘇晨光等人遲遲沒有找來，恐怕已是凶多吉少。

這一天，雨勢終於轉小，丁荷晴從外頭找來幾根較粗的枝幹及細藤蔓，就在洞內忙碌起來，一陣敲敲打打後，她做成了兩只拐杖，接著重新為他上好傷藥，再包紮好後，林蔭間的雲霧同時散去，久違的銀白月光稀稀疏疏的灑落，但鬼魅森林看來還是一樣黑漆漆的。

「我要離開了。」火光下，她的雙眸仍不見任何情緒，如一面山中靜湖，連一絲漣漪也無。

朱靖只能點頭，她為他做得已經太多了，不過，他也注意到他的右手腕處被綁了一條紅絲線，他伸手一碰，不由得一愣，這是堅韌的天蠶絲，而且還是稀有的血蠶吐出的絲，他會識得，是因為父皇在他十五歲時，特別命人重金尋來一件刀槍不入的天蠶絲背心，然而這次出征，他卻將它留在府中庫房忘了帶走。

「這座森林詭異難走，如果你的人還活著，或許能順著你留下的暗號找到你。」丁荷晴沒有理會他詫異的神情，其實在追殺那名人渣時，她就聽到不少哀號聲，顯然有人遇難，但忍者的教條以完成任務為先，她只追蹤她的目標，之後，又因為那些會擾亂方向的雲霧，她被迫在有限的範圍內行動，自然看到了樹幹上的暗號，猜測

是他留下的，才說了這席話，「若是再沒消息，你只要順著我給你的這條紅線走，就能走出這片森林。」

「妳是怎麼知道暗號的事？妳知道我是誰？」他突生警覺。

「知道暗號是意外，救你也是意外，而我沒興趣知道你是誰。」火光下，丁荷晴清澈如泉的沉靜眸子映著火光，格外的璀璨。

朱靖抿緊薄唇，看著她從寬褲的一只口袋裡拿出兩顆黑色丸子，交到他的手中。

「這是煙霧彈，一旦有危險，你往地上扔，就會有大量的煙霧產生，這煙無毒無味，可以混淆敵人視線，你就趁機逃吧。」

他蹙眉看著手裡的兩顆小黑球，他帶兵打仗，也曾遊歷他方，怎麼不曾見過這種東西？

丁荷晴其實有點捨不得，在古代要做這玩意兒可不簡單，她可是花了好幾個月，費了好些功夫才找足材料，親手製造，但也只做了十顆，還真是便宜他了，但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上天，這是多管閒事的代價。

該交代的已經交代完了，她轉身就往洞外走。

朱靖一怔，連忙抓起她給的拐杖，忍著傷口的痛，一拐一拐的走出去，「等等！姑娘可否給朱某一個名字……」

「不必。」她清冷的聲音一如以往，頭也不回的往前走。

他掙扎著想快步追上她，卻不慎撲倒在地，只能眼睜睜看著她在經過一株大樹旁，似乎彎下身，提了一個重物後，右手再往上方一甩，然後，他在微亮的月光下，看到一絲微微閃動的紅光往上，接著，她整個人騰空，瞬間消失在繁密的林葉間。

同時，他手腕上的紅線動了一下，他抬頭，眯起黑眸，仔細察看，銀光下的樹林時不時傳來葉片拍打的沙沙聲……

這一瞬間，他明白了她說等月亮出來就能離開是什麼意思了，她顯然是施展輕功飛掠到樹梢頂端，藉由星象看清方向，才能離開這座不見光的迷宮森林。

思緒到此，他手腕的紅線再度被拉直，他抬頭搜尋，隱隱見到一抹黑色身影正往前方疾奔，就再也看不見了。

但他這一端的紅線時不時的被拉扯，他知道每一次的拉扯，都可能是她掠身到樹梢找出正確方向後，再飛身而下，只為了給他指引活命的出口。

這樣的奇女子，竟留個名字也不肯，更不要他的報恩，他有幸遇上，卻沒深交，日後也可能不再見面，朱靖一想到此，不免懊惱萬分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遠處，有幾道微弱光影緩緩朝他這裡移動。

不知是敵是友，他只能先起身，回到洞內，將那火堆打滅，靜靜靠在山壁，神經緊繃著，警戒的注視著洞外，在看到一張熟悉的面孔時，他立即撐著拐杖步出。

高舉火把的侍衛一眼瞧見他，興奮的回頭大喊，「蘇副將，看到王爺了，他在這邊啊，快！」

朱靖等一行人困在鬼魅森林長達半個月，那些追殺進來的刺客可能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或者也困死在森林，他們不清楚，但蘇晨光為了替朱靖引開殺手，帶著六名精兵往另一個方向走，卻是九死一生，好在七人沒打散，聚在一起，東走西找的找了十幾天，總算看到樹上的暗號，一路尋來。

他們悲觀的以為會看到一具屍體，沒想到寧王除了滿臉鬍鬚外，精神很好，刀傷已經結疤，箭傷也已經控制住，沒有發炎的跡象。

朱靖將救他的女子簡略說出，蘇晨光頻呼阿彌陀佛，直稱她是貴人，對沒機會見到那名奇女子直道遺憾，畢竟他們也在這座森林裡打轉好幾日，卻無緣遇見，但也是拜她之賜，他們一行八人才能順著那條紅線安全的離開。

當眾人回頭看著身後那座鬱鬱蔥蔥的森林，不禁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。

朱靖仍由蘇晨光揹著，遠離森林一段距離後，朱靖要蘇晨光將自己放到一旁的草地坐下，再命兩名精兵先行到最近的偏僻村落買了水、乾糧、馬車跟幾匹馬兒。

朱靖上了馬車，蘇晨光坐在前頭駕馬，其他人騎馬，一行人才登上返京路。

「那個女子，王爺沒深交太可惜了，別說救命之恩，光是憑她能在鬼魅森林生存跟脫困的能力，留在王爺的身邊都是好的，不然回京後，不知又有多少明槍暗箭要防。」

「就是，王爺要田副將混淆視聽的那隊人馬已經凱旋回京，我們這一行人卻還在這裡，皇上跟田副將一定覺得我們凶多吉少了。」

「皇后那一派的人肯定高興極了。」

馬車正行駛在杳無人煙的官道上，幾名侍從恣意談論的聲音傳入馬車車廂內，朱靖半坐臥著，看似闔眼休息，但思緒卻快速翻轉。

他已派人快馬進京去打探消息回來，得知在七天前，田副將已帶著軍隊返京，還刻意散播消息，指他跟蘇晨光都在戰場上受傷，所以是乘坐馬車回朝，當日，前來迎接的地方官及老百姓們是沿途恭迎歡呼，也大聲為兩人的傷勢祈福，爆竹聲更是不絕於耳。

也在同一天，朝臣們就傳出消息，指皇上將寧王跟蘇晨光安置在宮中，讓太醫進駐後，又對外宣布，兩人的傷勢不致危及生命，但為了讓兩人好好養傷，不准任何人，包括親屬進宮探望。

第二日，皇上即設了皇宴慶祝勝利並招待有功將士，並在三日後正式下詔授以勳官，賞賜華宅、金銀珠寶等物。

想到這裡，朱靖張開雙眸，看著車窗外，離京城愈來愈近的青山景致。

算算時間，田副將顯然等了他們數日，才不得不對外丟出他受傷的消息，再整隊進京，事後再向父皇坦承，回朝的人之中根本沒有他，因此才有不准任何人探病的皇令。

田副將也真是烏鴉，他竟然真的得坐著馬車進京！

此外，他無法不去想那名女子，她那麼冷靜，那麼獨特，還是個善良的人，他很遺憾沒讓她看到自己真正的容顏。

這不是說她是個膚淺的女子，會因此受他吸引，但至少她會認得他，或許他們有機會再見面，他可以報恩。

從她的一切行為舉止來看，他相信她過得並不好，可能隨時身陷危險之中，他並不在乎她的容貌或年齡，只要她願意委身於他，他可以用他的身分來庇護她，讓她過著平靜又尊貴的生活，他甚至也可以為了她，休了皇后硬塞給他的王妃，由她取代，可是，他什麼也沒說……不，是什麼也來不及說。

馬車持續前進，不知過了多久，車簾被掀開，探頭進來的是一身粗布的蘇晨光，「你沒睡？我們要進城了，暗衛已送來消息，原本還有不少人埋伏在城門前，打算讓我們連城門都進不去，但他們已經悄悄的處理掉，要我們放心，真是的，早知道就不

扮這麼醜了。」

為了不引人注目，他們幾個都扮成莊稼漢，連朱靖一臉的鬍子都沒敢刮呢。

「還是小心吧，太多人不希望我回京。」朱靖平靜的道。

蘇晨光也知道，不然眾所周知寧王跟他此時應該都在皇宮內養傷，怎麼還有人能掌握到他們的行蹤，想再次行刺？！

一行人平安的穿過城門，映入眼簾的是繁華的京城，闊別一年多，朱靖看著車窗外熙來攘往的熱鬧街道，有一種不真實感。

殺聲震天的殺戮戰場，到處是殘屍血流的場景，而這裡，商鋪林立，人潮洶湧，一片富足安樂景象，但他也很清楚，在這看似安穩的背後，充斥著不安定的政治鬥爭、官吏間的貪贓枉法，甚至是一些地痞流氓狐假虎威的仗勢欺壓……

此時，街道上傳來一陣語調高昂的談話聲——

「你們聽到沒有？替天行道組織將東街霸王給殺了。」

「我不只聽到，還看到他那顆半爛掉的頭顱，他沒有身體呢，而且那顆頭是直接被高掛在霸王家的大門前，他的妻妾哭得可慘了，但誰不知道她們心裡有多開心。」

「就是啊，她們之中有多少是被他騙財騙色給拐進府裡的，聽說不肯進府的都被他給殺了，這種人死了真是活該！」

「要不要去看看？那裡人好多呢！」

「好啊，去看看，那些妻妾個個都是美人呢！」

幾個老百姓熱切議論著，隨即興匆匆的往另一個轉角跑去，同一時間，也有其他老百姓吵吵嚷嚷的往同一個方向跑去。

「外面在吵什麼？」朱靖的聲音從車廂內傳出來。

蘇晨光早已聽了個大概，回道：「還不是替天行道組織，他們的膽子真是愈來愈大，連京府大人都對東街霸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這個組織竟然敢動他。」

「東街霸王？」

「那種小人還不配讓你認識，他只是劉閣老找來辦髒事的一條狗，聽說曾是個土匪，拳腳功夫不錯，行事做法都像土匪，京城老百姓見到他，能避多遠就多遠。」

蘇晨光雖然出身世族，但他愛四處溜達，認識不少三教九流，對坊間的一些事也都清楚，反之，朱靖要習武又要學習治國，後來又得防著被暗殺，當然沒有時間理會這種小嘍囉。

不過，朱靖跟蘇晨光對替天行道這個組織都不陌生，因為京裡的任何風吹草動還是有暗衛定時呈報，而這個組織，大約是一年前才出現的江湖組織，有多少人？誰是頭頭？都無人知曉，收費不一，聽聞有的只付了幾串銀子，有的卻得付出上萬兩，只是，這些都是傳聞，無法證實，但只要他們收了錢，肯定使命必達。

而且，截至目前為止，他們打殺的大多是皇親貴胄或高官，皆是趁著世道不平靜，趁火打劫、無惡不作之徒，而這些被打殺的人則會被隨意的丟棄到公共場所，像是熙來攘往的大街上、皇宮門前、某個高官的府第大門，甚至是一些茶樓或妓院，大刺刺的出現在老百姓的面前，老百姓大聲叫好，私下都稱該組織的名字取得真好，真的是替天行道。

也因為這組織的神出鬼沒，使命必達，讓一些欺善怕惡的皇親貴胄人心惶惶，行事作風也收斂許多，連老百姓都感受到了，對該組織更是感激涕零。

不過，要如何與該組織接觸卻是無人知曉，只聽說會有人主動接洽，告知方法，但

要再如法炮製，卻會發現不是人去樓空，就是查無此人，相當神祕。

「我們會經過那個地方，現在要繞道也來不及了，你忍忍。」

蘇晨光的聲音打斷朱靖的思緒，朱靖點了點頭。

馬車緩緩前行，沿途還可以看到往前奔跑的老百姓，愈到東街霸王的宅第前，群眾更是多，馬車是動一下，停一下，四周充斥著百姓們七嘴八舌的聲音。

驀地，一陣強風吹來，車簾往上翻飛，朱靖的視線穿過重重交頭接耳的人群，落在那顆高掛在匾額下方的血淋淋人頭，男子泛著血絲的雙眸驚恐的大睜，顯然是死不瞑目。

朱靖的黑眸倏地一眯，陡然坐直身，這一動也牽動了傷口，換來一陣刺疼，但他依舊難以置信的瞪著那張臉，這是救他的那名女子殺死的人！

他突然想到她步出洞穴，在大樹旁彎身拿起的重物……

是頭顱！她是替天行動組織裡的殺手！

他的心突然一片清朗，黑眸浮現笑意。

Crescent